



卷二十七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第一卷

向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只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窮窮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2831,11
8
4.11

恒
言

七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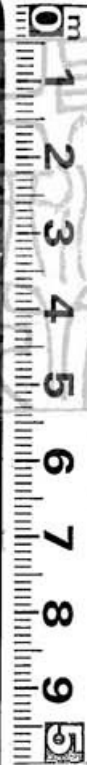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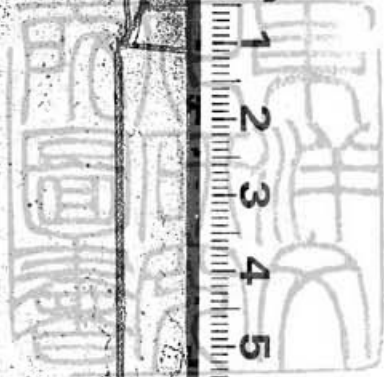
吳衙內鄰舟赴約

情郎女兒ヲ詐病セシムル
心裏ノ奇縁

李玉英獄中訟寃

總母孩兒ヲ謀殺セト為ス
胃中ノ逆横

双紅堂
小説
30(11)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李

父李雄 母何氏 繼母焦氏 孝兒李承祖 玉英 桃英 月英

吳母舒亞奴 繼母弟焦榕 家廝苗全

李雄死シテ焦氏承祖ヲ連テ走シメテ玉英桃英月英三個ヲ打罵搥害ス焦榕亦
德徳ニテ止メス苗全承祖ヲ棄テ却テ承祖ヲ毒殺シ玉英捕ヒテ後疏奏シテ曲直判
然トリ蓋シ焦氏ノ意我カ實子亞奴ヲ李氏嫡嗣ト為センノ志ヨリ殺スル也

吳

吳衙內 父吳度 夫林氏
賀秀娥 父賀章 母金氏

9808

吳衙內秀娥ノ舟中ニテ細繆多時秀娥衙內ヲ留メシ為ニ病ヲ詐リ却テ飯
數十碗ヲ喫メ衙內大食却テ飯ヲ覺メ諸屋秀娥ヲ見テ比自ア勘ミ違フ終ニ
發覺シ双方親相談シ衙內ノ李進テ弟ヲ成スニ依テ婚姻ヲ整フト云フ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冤

人間夫婦願自首男長女大無疾疾男娶妻分女嫁夫
頻見森孫會行走若還此願遂心懷百年
莫教申道有差跌前妻晚婦情離乖晚婦狠毒勝蛇蝎
枕邊諧語無休歇自己生兒似寶珍他人子女遭磨滅
飯不飯兮茶不茶蓬頭垢面徒傷嗟君不見太舜歷山
終夜泣閔齋十月衣蘆花

這篇言語大抵說人家繼母心腸狠毒將親生子女勝過
一顆九曲明珠乃希世之寶何等珍重這也是人之常情
不足為怪單可恨的偏生要把前妻男女百般凌虐糞土
不如若年紀在十五六歲還不十分受苦縱然磨滅漸漸

長大日子有數，惟有十歲內外的小兒女，最爲可憐。然雖如此，其間原有三等。那三等第一等，乃富貴之家。生時自有乳母養娘伏侍，到五六歲，便送入學中讀書。況且親族蕃盛，手下婢僕耳目衆多，尚怕被人談論，還要存個體面，不致有飢寒打罵之苦。或者自生得有子女，就要獨吞家財，也只在枕上挑撥，豈弄正是。

焚廩捐階事可傷 申生遭謗伯奇殃

後妻煽處從來有 幾個男兒肯直腸

第二等，乃中戶人家。雖則體面還有，料道幼時未必有乳母養娘伏侍，諸色盡要在繼母手內出放。那饑寒打罵，就不能勾免了。若父親是個硬掙的，定然衛護兒女，與老婆反目廝鬧，不許他凌虐。也有懼怕丈夫利害，背着眼方敢



施行，倘遇了那不怕天不怕地，也不怕羞，也不怕死，越發越上的潑悍婆娘，動輒便拖刀弄劍，不是剗頸上，弔定是奔井投河，慣把死來嚇老公。常有弄假成真，連家業都完在他身上。俗語道得好：逆子頑妻無藥可治。遇着這般潑娘，難道終日廝鬧不成，少不得鬧過幾次。奈何他不下，只得詐瞎，經緯含糊，忍痛也有將來過繼與人，也有送去爲僧學道，或托在父兄外家寄養。這還是有些血氣的所爲。又有等逆種橫肚腹爛心肝，忍心害理，無情義的漢子。前妻在生時何等恩愛，把兒女也何等憐惜，到得死後，娶了晚妻，或奉承他粧奩富厚，或貪戀顏色美麗，或申年娶了少婦，因這幾般上，弄得神魂顛倒，意亂心迷，將前妻昔日恩義撇向東洋大海，兒女也漸漸做了眼中之釘，肉中

之刺到得打罵莫說護衛勸解反要加上一頓取他的歡心常有後生兒女都已婚嫁前妻之子尙無妻室公論上說不去時胡亂娶個與他後母還千方百計做下魘魅要他夫妻不睦若是魘魅不靈便打兒子罵媳婦擻撥老公告忤逆趕逐出去那男女之間女兒更覺苦楚孩子家打過了或向學中攻書或與鄰家孩子們頑耍還可以消遣做了兒女時終日不離房戶與那夜叉婆擠做一塊不住脚把他使喚還要限每日做若干女工做得少打罵自不必說及至釐是了却又嫌好道歉也原脫白不過生下兒女恰像寫着包攬文書的日夜替他懷抱倘若啼哭便道是不情願使性兒難爲他孩子偶或有些病症又道是故意驚嚇出來的就是身上有個蛟虫疤兒一定也說是故

意放來釘的更有一節苦處任你滴水成水的天氣少不得向水孔中洗滌污穢衣服還要憎嫌洗得不潔淨加一場咒罵熬到十五大歲漸漸成人那時打罵就把汚話來骹醜了不罵要惹漢定說想老公可憐女子家無處伸訴只好向背後吞聲飲泣倘或聽見又道粗這許多妖勢多少女子當不起恁般羞辱自去尋了一條死路有詩爲証

不正夫綱但怕婆

怕婆無奈後妻何

任他打罵親生女

暗地心疼不敢訶

第三等乃朝趁暮食肩擔之家此等人家兒女縱是生母在時只好苟免饑寒料道沒甚豐衣足食巴到十來歲也就要指望教去學做生意趁三文五文幫貼柴火若又遇着個克惡繼母豈不是苦上加苦口中喫的定然有一頓

沒一頓擔饑忍餓就要口熱湯也須請問個主意不敢擅
專身上穿的不是前拖一塊定是後破一片受凍捱寒也
不敢在他面前說個冷字那幾根頭髮整年也難得與梳
子相會胡亂挽個角兒還不是擣得披頭蓋臉兩隻脚久
常赤着從不曾見鞋襪面若得了雙草鞋就勝如穿着粉
底皂靴專任的是劈柴燒火擔水提漿稍不如意軟的是
拳頭脚尖硬的是木柴棍棒那咒罵乃口頭言語只當與
他消閒到得將就挑得擔子便限着每日要賺若干錢鈔
若還缺了一文少不得敲個半死倘肯攬糶老公賣與人
家爲奴這就管他一點陰騭所以小戶人家兒女經着後
母十個到有九個磨折死了有詩爲証
小家兒女受難辛
後母加添家怒噴

打罵饑寒渾不免

人前一樣喚娘親

說話的爲何只管絮絮叨叨道後母的許多短處只因在
下今日要說一個繼母謀害前妻兒女後來天理昭彰反
受了國法與天下的後母做個榜樣故先畧道其槩這段
話文若說出來時

直教鐵漢也心酸

總是石人亦淚洒

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里就在本朝正德年間北京順天
府旗手衛有備蔭籍百戶李雄他雖是武弁出身却從幼
聰明好學深知典籍及至年長身材魁偉膂力過人使得
好方射得好箭是一個文武兼備的將官因隨大監張永
征陝西安化王有功陞錦衣衛千戶娶得個夫人何氏夫
妻十分恩愛生下三女一男兒子名曰承祖長女名玉英

次女名桃英，三女名月英。元來是先花後果的，倒是玉英居長。次卽承祖，不想何氏自產月英之後，便染了個虛怯症候，不上半年，嗚呼哀哉，可憐。

留得舊時殘錦繡

每因腸斷動悲傷

那時玉英剛剛六歲，承祖五歲，桃英三歲，月英止有五六個月，雖有養娘奶子伏侍，到底像小雞失了雞母，七慌八亂，啼啼哭哭。李雄見兒女這般苦楚，心下煩惱，只得終日住在家中，窩伴他本是個官身，顧着家裡，便擔閣了公事。到得幹辦了公事，却又沒了夫照管兒女，真個公私不能兩盡。捱了幾個月，日思想終不是長法，要娶個繼室，遂央媒尋親。那媒婆是走千家踏萬戶的，得了這句言語，到處一兜那些人家，聞得李雄年紀止有三十來歲，又是錦衣

衛士，一進門就稱奶奶，誰個不肯。三日之間，就請了若千庚帖，送來任憑李雄選擇。俗語有云：姻緣本是前生定，不許今人作主張。李雄千擇萬選，却揀了個姓焦的人家。女兒年方一十六歲，父母雙亡，哥嫂作主，那哥哥叫做焦裕專，在各衙門打幹，是一個油裡滑的尤棍。李雄一時沒眼色，成了這頭親事，少不得行禮納聘。不則一日，娶得回家，花燭成親。那焦氏生得有六七分顏色，女工針指，却也百伶百俐，只是心腸有些狠毒，完了四個小兒女，便生嫉妬之念。又見丈夫十分愛惜，又不時叮囑，好生撫育，越發不懷好意。他想到若沒有這一窩子賊男女，那官職產業，好歹是我生子女來承受。如今遺下許多短命賊種，縱掙得發天家計，少不得被他們先拔頭籌。設使久後也只有

今日這些家業派到我的子女所存幾何，可不白白與他辛苦一世，須是哄熟了丈夫，然後用言語唆冷他父子，磨滅死兩三個，止存個把，就易處了。你道天下有恁樣好咲的事，自己方纔十五六歲，還未知命短命長，生育不生育，中就算到幾十年後之事，起這等殘忍念頭，要害前妻兒女，可勝嘆哉！有詩爲証：

娶妻原爲生兒女

見成兒女反爲仇

不是婦人心最毒

還因男子沒長籌

自此之後，焦氏將着丈夫百般勤趨奉，况兼正在妙齡，打扮得如花朶相似，枕席之間，曲意取媚，果然哄得李雄千歡萬喜，百順百依，只有一件不宥聽，你道是那一件？但說到兒女面上，便道可憐，他没娘之子，年幼嬌癡，倘有不

到之處，須將好言訓誨，莫要深責。焦氏攛唆了幾次，見不宥聽，忍耐不住，一日起老公不在家，尋起李承祖事，過揪來打罵，不道那孩子頭皮寡薄，他的手兒又老辣，一頓亂打，那頭上却如醉到餓頭，登時腫起幾個大跖，踏可憐，打得那孩子無個地，孔可鑽，號淘痛哭，養娘奶子解勸不住。那玉英年紀雖小，生性聰慧，看見兄弟無故遭此毒打，已明白曉得不是個善良之輩，心中苦楚，淚珠亂落在旁，看不過，向前道聲母親兄弟年幼無知，望乞饒恕，則個焦氏喝道：「小賤人，誰要你多言？難道我打不得麼？你的打也只就在頭上滴溜溜轉了，却與別人討饒。」玉英聞得這語，愈加哀楚。正打之間，李雄已回，那孩子抱住父親，放聲號動。李雄見打得這般光景，暴躁如雷，翻天作地，鬧將起來。那

婆娘索性抓破臉皮，反要死要活，分毫不讓。早有人報知焦榕，特來勸慰。李雄告訴道：「娶令妹來，專爲要照管這幾個兒女，豈是没人打罵娶來凌賤不成？况又幾番囑付，可憐無辜嬌幼，你卽是親母一般。凡事將就些，反故意打得如此模樣，焦榕假意埋冤了妹子，幾句陪個不是，道舍妹一來年紀小，不知世故，二來也因從幼養嬌了，性子在家任意慣了，妹丈不消氣得，又道省得在此不喜歡，待我接回去住幾日，勸諭他下次不可如此，道罷作別而去。少頃僱乘轎子，差個女使接焦氏到家。那婆娘一進門，就埋怨焦榕道：「哥哥奴揔有甚不好處，也該看爹娘分上，訪個好對頭，匹配纔是怎麼胡亂骯髒，送在這樣人家，悞我的終身。」焦榕笑道：「論起嫁這錦衣衛千戶，也不算骯髒了，但是

你自己沒有見識，怎麼抱怨別人。」焦氏道：「那見得我沒有見識？」焦榕道：「妹夫既將兒女愛惜，就順着他性兒，一般着些痛熱，焦氏嚷道：「又不是親生的，教我着疼熱，還要算計哩。」焦榕笑道：「正因這上說，你沒見識。自古道：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你心下越不喜歡這男女，越該加意愛護。」焦氏道：「我恨不得頃刻除了這幾個冤孽，方纔乾淨，爲何反要將他愛護？」焦榕道：「大抵小兒女料沒甚大過失，况婢僕都是他舊人，與你恩義尚疎，稍加責罰，此輩就到家主面前，輕事重報，說你恁地凌虐。妹夫必然着意防範，何繇除得他？有了這片疑心，就是生病死了，還要疑你有甚緣故，可不是無緣有線。你若將就容得，落得做好人，撫養大了，不怕不孝順你。」焦氏把頭三四搖道：「這是斷然不成。」焦榕道：「畢

竟容不得須依我說話。今後將他如親生看待。婢僕們施些小惠，結為心腹，暗地察訪，內中倘有無心向你，并口嘴不好的，便趕逐出去。如此過了一年，兩載，妹夫信得你真，徐裕更應有是兒，宜有是妹。了婢僕，又皆是心腹，你也必然生下子女，分了其愛。那時覷個機會，先除却這孩子，料不疑慮到你。那幾個丫頭等，待年長，呼囑童僕們一齊駕起風波，只說有私情勾當。妹夫是有官職的，怕人耻笑，自然逼其自盡。是恁樣陰險陽勸，做去豈不省了目下受氣，又見得你是好人。焦氏聽了這片言語，不勝喜歡道：哥哥言之有理，是我錯埋怨你了。今番回去，依此而行，倘到緊要處，再與哥哥商量。不題。

焦裕見妹計議，且說李雄因老婆凌賤兒女，反添上一頂愁帽兒，想道：指望娶他來看顧兒女，却到增了一個魔頭。



後過日子，正長教這小男女怎生得過。左思右算，想出一個道理，你道是什麼道理？元來收拾起一間書室，請下一個老儒，把玉英承祖送入書堂讀書。每日茶飯俱着人送進去，喫直至晚方纔放學。教他遠了晚娘，躲這打罵。那玉英月英自有奶子照管，料然無妨。常言夫妻是打罵不開的，過了數日，只得差人去接焦氏。焦裕備些禮物，送將回來。焦氏知得請下先生，也解了其意，更不道破這番歸來。果然比先大不相同，一味將咲撮在臉上，調引這幾個小男女，親親熱熱，勝如親生。莫說打罵便是氣兒，也不再呵。一日待婢僕們也十分寬恕，不常賞賜小東西。但見下人肚腸極是窄狹，得了須微之利，便極口稱功誦德，歡聲溢耳。李雄初時甚覺奇異，只道懼怕他鬧炒，當面假意殷勤。

背後未必如此。幾遍暗地打聽，冷眼偷瞧，更不見有甚別樣做作。過了年餘，愈加珍愛。李雄萬分喜悅，想道：「不知大舅怎生樣勸諭，便能改過從善如此可見好人原容易做的。」只在一轉念耳。從此放下這片肚腸，夫妻恩愛愈篤。那焦氏巴不能生下個兒子，誰知做親二年，尙沒身孕。心中着急，往各處寺觀廟堂燒香許願。那菩薩果是有些靈驗，燒了香許過願，真個就身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兒子，乳名亞奴。你道爲何叫這般名字？元來民間有個俗套，恐怕小兒養不大，常把賤物爲名，取其易長的意思。因此每每有牛兒狗兒之名。那焦氏也恐難養，又不好叫恁般名色，故只喚做亞奴，以爲比奴僕尙次一等。卽如牛兒狗兒之意。李雄只道焦氏真心愛惜兒女，命畜生下亞

奴亦十分珍重。三朝滿月，遍請親友喫慶喜筵宴。不在話下。常言說得好：「只愁不養，不愁不長。」眨眼間不覺亞奴又已過歲。那時玉英已是十齡，長得婉麗飄逸，如畫圖中人物。且又賦性敏慧，讀書過目成誦，善能吟詩作賦。其他描花刺繡，不教自會。兄弟李承祖雖然也是個聰明孩子，到底趕不上姐姐。會咏綠萼梅詩曰：

並是調羹種

偏裁碧玉枝

不誇紅有艷

兼笑白無奇

蕊綻萬蕊象

宛香作沐建

隴頭羌笛奏

芳草碧雲山

因有了這般才藻，李雄倍加喜歡。連玉英月英也送入書堂讀書。又嘗對焦氏說道：「玉英女兒有如此美才，後日不

捨得嫁他出去訪一個有才學的秀才入贅家來待他夫
娘唱和可不好麼焦氏口雖贊美心下越增妒忌正要設
計下手不想其年乃正德十四年陝西反賊楊九兒據臯
蘭山作亂累敗官軍地方告急朝廷遣都指揮趙忠充摠
兵官統領兵馬前去征討趙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特薦
爲前部先鋒你想軍情之事火一般緊急可能勿少緩半
月之間擇日出師李雄收拾行裝器械帶領家丁起程臨
行時又叮囑焦氏好生看管兒女焦氏答道這事不消分
付但願你陣面上神靈護祐馬到成功博個封妻蔭子夫
妻父子正在分別外邊報趙爺傳令教場相會李雄洒泪
出衙急急上馬直至教場中演武廳上與諸將參謁已畢
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勞三軍齊向北闕謝恩口稱萬歲三

聲趙爺傳令李雄帶領前部軍馬先行李雄領了將令放
起三個轟天大砲衆軍一聲吶喊遍地鑼鳴離了教場望
陝西而進軍容整肅器仗鮮明一路上達山開徑遇水登
橋不則一日已至陝西地面安營下寨等大軍到來一齊
進發與賊兵連戰數陣互相勝負到七月十四賊兵挑戰
趙爺令李雄出陣那李雄統領部下精兵奮勇殺入賊兵
抵攔不住大敗而走李雄乘勝追逐數里不想賊人伏兵
四起團團圍住左冲右突不能得脫外面救兵又被截斷
李雄部下雖然精勇終是衆寡不敵鏖戰到晚全軍盡沒
可憐李雄蓋世英雄到此一場春夢正是

正氣千尋橫宇宙

孤魂萬里占清寒

趙忠出征之事按下不題却說焦氏方要下手恰好遇着

丈夫出征可不天湊其便李雄去了數日一乘轎子擡到焦榕家裡與他商議焦榕道據我主意再緩幾時焦氏道却是爲何焦榕道妹夫不在家死了定生疑惑如今還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妹夫回家知道越信你是個好人那時出個不意弄個手脚必無疑慮可不妙哉焦氏依了焦榕說話真個把玉英姊妹看承比前又勝幾分終日盼望李雄得勝回朝誰知巴到八月初旬陝西報到京中說七月十四日與賊交鋒前部千戶李雄恃勇深入先勝後敗全軍盡沒焦榕是幼在各衙門當幹的猛然却得這個消息喫了一驚如飛報與妹子焦氏聞說丈夫戰死放聲號哭那玉英姊妹猶爲可憐一個個哭得死而復甦焦氏與焦榕商議就把先生打發出門合家掛孝招魂設祭擺設

靈座親友盡來弔唁那時焦氏將臉皮翻轉動輒便是打罵又過了月餘焦氏向焦榕道如今丈夫已死更無別慮動了手罷焦榕道打有個妙策在此不消得下手只教他死在他鄉外郡又恐你不着焦氏忙問有何妙策焦榕道妹夫陣亡不知尸首下落再推兩月等到嚴寒天氣差一個心腹家人同承祖去陝西尋覓妹夫骸骨他是個孩子家那曾經途路風霜之苦水土不服自然中道病死設或熬得到彼處叮囑家人撇了他暗地自回那時身畔沒了盤纏進退無門不是凍死定然餓死這幾個丫頭饒他性命賣與人爲妾作婢還值好些銀子豈非一舉兩得焦氏連稱有理耐至臘月初旬焦氏喚過李承祖說道你父親半世辛勤不幸喪于沙場無葬身之地雖在九泉安能瞑

昨日聞得舅舅說近日趙總兵連勝數陣賊兵退去千里之外道路已是寧靜我欲親往陝西尋覓你父親骸骨歸葬少盡夫妻之情又恐我是個少年寡頰出頭露面必被外人談耻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遭倘能尋得回來也見你爲子的一點孝心行囊都已準備下了明早便好登程承祖聞言雙眼流泪道母親言之有理孩兒明早便行玉英料道不是好意大哭一驚乃道告母親爹爹暴棄沙場理合兄弟前去尋覓但他年紀幼小路途跋涉未曾經慣萬一有些山高水低可不枉送一死何不冉差一人與苗全同去揔是一般的焦氏大怒道你這逆種當初你父在日將你如珠如珍寶一般愛惜如今死了便忘恩背義連骸骨也不要了你讀了許多書難道不曉

得昔日木蘭代父征西綬繫上書代刑這雨個一般也是幼年女子有此孝順之心你不能句學他恁般志氣也去尋覓父親骸骨反阻當兄弟莫去况且承祖還是個男子漢一路又有人服事須不比木蘭女上陣征戰出生入死那見得有什麼山高水低枉送性命要你這般樣不孝女何用一頓亂嚷把玉英羞得滿面通紅哭告道孩兒豈不念爹爹生身大恩尋訪骸尸歸葬止因兄弟們年紀尚幼恐受不得辛苦孩兒情願代兄弟一行焦氏道你便想要到外邊去遊山玩景快活只怕我心裡還不肯哩當晚玉英姊妹撈在一處言別鳴上的哭了半夜李承祖道姐姐爹爹骸骨暴棄在外就死也說不得待我去尋覓回來也教母親放心不必你憂慮到了次早焦氏催促起程姊妹

們酒泪而別。崔氏又道：你若尋不着父親骸骨，也不必來見我。李承祖哭道：孩兒如不得爹爹骨殖，料然也無顏再見母親。苗全扶他上生口了。經出京師，你道那苗全是誰？乃是焦氏贈嫁的家人中第一個心腹。已暗領主母之命，自在不言之表。主僕二人離了京師，望陝西進發。此時正是隆冬，天氣朔風如箭，地上積雪有三四尺高。往來生口恰如在綿花堆裡行走。那李承祖不上十歲孩子，況且從幼嬌養的，何曾受這般苦楚？在生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顫，常常望着雪窩裡擲將下來。在路曉行夜宿，約走了十數日。李承祖漸漸飲食減少，生起病來。對苗全道：我身子覺得不好，且將息兩日再行。苗全道：小官人奶奶付的盤纏有限，忙忙趕到那邊，只怕轉去還用度不來。路上若再阻

閣兩日，越發弄不來了。且勉強捱到省下，那將將養幾日罷。李承祖又問到省下還有幾多路。苗全嘆道：早哩極快，還要二十個日子。李承祖無可奈何，只得熬着病體，含悶而行。有詩為證：

可憐童稚離家鄉

一匹馬，迤迤去路長

遙望沙場何處是

亂雲衰草帶斜陽

又行了兩日，李承祖看着病體轉重，生口甚難坐。苗全又下肯暫停，也不怪脚力故意扶着步行。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又捱了半日，來到一個地方，名喚保安村。李承祖道：苗全，我半步移不動了，快些尋個宿店歇罷。苗全聞言，暗想道：看他這個模樣，料然活不成了。若到店客中住下，便難脫身。不如撇在此間，回家去罷。乃道：小官人，客店離

此尚遠你既行走不動，且坐在此待我先去放下包裹。然後來背你去。何如？李承祖道：這話說得有理。遂扶到一家門首，堦沿上坐下。苗全拽開脚步，走向前去，問個小路抄轉買些飯食喫了。雇個生口，原從舊路回家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李承祖坐在堦沿上等了一回，不見苗全轉來自覺身子存坐不安，倒身臥下，一覺睡去。那個人家却是個孤孀老嫗，住得一間屋兒，坐在門口紡紗。初時見一漢子扶個小廝坐于門口，也不在其意。直至傍晚，拿隻桶兒要去打水，恰好攔門熟睡，叫道：兀那小官人，快起來，讓我們打水。李承祖從夢中驚醒，只道苗全來了，睜眼看時，乃是那屋裡的老嫗，便掙扎坐起道：老婆婆，有甚話說？那老嫗聽得這言，不覺本地土人物，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却睡在

此間。李承祖道：我是京中來的，只因身子有病，行走不動，借坐片時，等家人來到，即便去了。老嫗道：你家人在那裏？李承祖道：他說先至客店中，放下包裹，然後來背我去。老嫗道：哎，約我見你，那家人去時，還是上午，如今天將晚了，難道還走不到？想必包裹中有甚銀兩，撒下你逃走了。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不曾看天色早晚，只道不多，回聞了此言，急回頭仰天觀望，果然日已斜西，喫了一驚，暗想道：一定這狗才料我病勢漸凶，懶得伏侍，逃走了。如今教我進退兩難，怎生是好？禁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啼哭。有幾個鄰家，俱走來觀看。那老嫗見他哭的苦楚，亦覺孤恻，倒放下水桶，問道：小官人，你父母是向等樣人，有甚緊事，恁般寒天冷月，隨個家人行走，還要往那里去？李承

祖帶泪說道不瞞老婆婆說我父親是錦衣衛千戶因隨趙總兵往陝西征討反賊不幸父親陣亡母親着戩國家人苗全到戰場上尋覓骸骨歸葬不料途中患病這奴才就撇我而逃多分也做個他鄉之鬼了說罷又哭衆人聞言各各嗟嘆那老嫗道可憐可憐元來是好人家子息此些年紀有如此孝心難得難得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還在這冷石上愈加不好了且聞聞起來到我舖上去睡睡或者你家人還來也未可知李承祖道多謝婆婆美情恐不好打攪那老嫗道說那里話誰人沒有患難之處遂向前扶他進屋裡去鄰家也各自散了承祖跨入門檻看時側邊便是個火炕那舖兒就在炕上老嫗支持他睡下急急去汲水燒湯與承祖喫到十夜間老嫗摸他身上猶如

一塊火炭至天明看時神思昏迷人事不省那老嫗央人去請醫診脉取出錢鈔贖藥與他喫早晚伏侍那些鄰家聽見李承祖病凶在背後咲那老嫗着甚要緊討這樣煩惱老嫗聽見只做不知毫無倦怠這也是李承祖未該命絕得遇恁般好人有詩爲證

家中母子猶成怨 路矣閒人反着疼

美惡性生天壤異 反教陌路咲親情

李承祖這場大病推過殘年直至二月中方纔稍可在舖上看着那老嫗謝道多感婆婆慈悲救我性命正是再生父母若能掙扎回去定當厚報大德那老嫗道小官人何出此言老身不過見你路途孤苦故此相留有何恩德却說厚報二字光陰迅速倏忽又三月已盡四月將交那時

李承祖病體全愈，身子礙掙，遂要別了老嫗去尋父親骸骨。那老嫗道：「小官人，你病體新痊，只怕還不可勞動。二來前去不知尚有幾多路程，你孤身獨自，又無盤纏，如何去得？不如住在这里，待我訪問近邊有人入京的，托他與你帶信到家，放個信當親人來同去方好。」承祖道：「承婆，七過慮，只是家裡也沒有甚親人可來。」二則在此久擾，予心不安。三則恁般溫和時候，正好行走，倘再捱幾時，天道炎熱，又是一節苦楚。我的病症，覺得全妥，料也無妨。就是一路去，少不得是個大道，自然有人往來，待我慢慢求乞前去，尋着了父親骸骨，再來相會。」那老嫗道：「你縱到彼尋着骸骨，又無銀兩裝載回去，也是往然。」李承祖道：「那邊少不得有官府待我，去求告，或者可憐我父為國身忘，設法裝送回。」

家也未可知。那老嫗再三苦留不住，又去尋幾錢銀子，相贈兩下，悽悽慘慘，不忍分別。到像個姑親子母臨別時，那老嫗含着眼淚，囑道：「小官人轉來，是必再看着老身，莫要竟自過去。」李承祖喉間哽咽，答應不出，點頭涕泣而去。走兩步，又回過頭來觀看，那老嫗在門首，也直至望不見了，方纔哭進屋裡。這些鄰家，沒一個不嘆他是個癡婆子。一個遠方流落的小廝，白白裡賠錢賠鈔，伏侍得總好，急鬆鬆就去了，有甚好處？還這般哭泣，不知他眼淚是何處來的。遂把這事做笑話傳說。看官，你想那老嫗，乃是貧窮寡頰，倒有些義氣。一個從不識面的患病小廝，收留回去，看顧好了，臨行又賚贈銀兩，依依不捨，像這班鄰里，都是鬚眉男子，自己不肯施仁仗義，及見他人做了好事，反又

擷唇歛嘴、可見人面相同、人心各別、閑話休題、且說李承祖又無脚力、又不認得路徑、順着大道、一路問訊、捱向前去、覺道勞倦、隨分庵堂寺院、市鎮鄉村、即便借宿、又虧着那老嫗這幾錢銀子、將就半饑半飽、度到臨洮府、那地方自遭兵火之後、道路荒涼、人民稀少、承祖問了向日爭戰之處、直至皇蘭山相近、思想要祭奠父親一番、怎奈身邊止存着十數文銅錢、只得單買了一陌紙錢、討個火種、向戰場一路跑來、遠遠望去、只見一片曠野、並無個人影來、往心中先有五成懼怯、便立住脚、不敢進步、却又想道、我受了千辛萬苦、方到此間、若是害怕、怎能勾尋得爹爹骸骨、須緊拚命前去、大着肚飛奔到戰場中、舉目看時、果然好悽慘也、但見

荒原漠漠、野草萋萋、四郊荆棘交橫、一望黃沙無際、觸目傷心、遠眺昔日英雄、白骨拋殘、可惜當年壯士、陰風習習、惟聞鬼哭神號、寒霧濛濛、但見狐奔兔走、猿啼夜月、腸應斷、雁唳秋雲、魂自消。

李承祖吹起火種、焚化紙錢、望空哭拜一回、起來仔細尋覓、團團走遍、但見白骨交加、並沒一個全尸、元來趙總兵殺退賊兵、看見尸橫遍野、心中不忍、即于戰場上設祭、陣亡將士、收拾尸骸、焚化、因此沒存全尸、遺存李承祖尋了半日、身子困倦、坐于亂草之中、歇息片時、忽然想起征戰之際、遇着便殺、即為戰場、料非只此一處、正不知爹爹當日死于那個地方、我却專在此尋覓、豈不是個騃子、却又想道、我李承祖好十分悽慘、爹爹身死已久、血肉定自腐

壞骸骨縱在目前也難斷認若尋認不出可不空受勞碌
心下苦楚又向空禱告道爹爹陰靈不遠孩兒李承祖于
里尋訪至此收斂骸骨怎奈不能斷認爹爹你生前盡忠
報國死後自是爲神乞顯示骸骨所在奉歸安葬免使暴
露荒塚爲無祀之鬼祝罷放聲號哭又向白骨叢中東穿
西走一回看看天色漸晚料來安身不得隨路行走要尋
個歇處行不上一里田地斜插裡林子中走出一個和尚
來那和尚見了李承祖把他上下一相說道你這孩子好
大膽此是什麼所在敢獨自行行走李承祖哭訴道小的乃
京師人氏只因父親隨趙總兵出征陣亡特到此尋覓骸
骨歸葬不道沒個下落天又將晚要覓個宿處師父若有
菴院可憐借歇一晚也是無量功德那和尚道你這小小

孩子反有此孝心難得難得只是尸骸都焚化盡了那里
去尋覓李承祖見說這話哭倒在地那和尚扶起道小官
人哭也無益且隨我去住一晚明日打點回家去罷李承
祖無奈只得隨着和尚又行了二里多路來到一個小小
村落看來只有五六家人家那和尚住的是一座小茅菴
開門進去吹起火來收拾些飯食與李承祖喫了問道小
官人你父親是何衛軍士在那個將官部下叫甚名字李
承祖道先父是錦衣衛千戶姓李名雄和尚大驚道元來
是李爺的公子李承祖道師父你如何曉得我先父和尚
道實不相瞞小僧原是羽林衛軍人名叫曾虎二去年出
征撥在老爺部下因見我勇力過人留我帳前親隨易服
看承許我得勝之日扶持一官誰知七月十四隨老爺上

陣定斬了數百餘級賊人敗去一時恃勇追逐十數里深入重地賊人伏兵四起圍裹在內外面救兵又被截住全軍戰沒止存老爺與小僧二人各帶重傷只得同伏在亂尸之中到深夜起來逃走不想老爺已死小僧望見傍邊有一帶土牆隨負至牆下推倒牆土掩埋那時賊兵反攔在前面不能歸營逃到一個山灣中遇一老僧收留在菴虧他服事調養好了金瘡朝暮勸化我出家我也死裡逃生不如圖個清閒自在因此依了他削髮爲僧今年春間老師父身故有兩個徒弟道我是個添來僧不容住在菴中我想既已出家爭甚是非讓了他們要往遠方去行脚經過此地見這茅菴空閒就做個安身之處往遠近村坊抄化度日不想公子親來天遣相遇李承祖見說父親

只骨尚在倒身拜謝和尚連忙扶住又問道公子恁般年嬌力弱如何家人也不帶一個獨自行走李承祖將中途藥籊苗全拋棄逃回虧老福救濟前後事細細說出又道若尋不見父親骨殖已拼觸死沙場天幸得遇吾師使我父子皆安和尚道此皆老爺英靈不泯公子奉行感格天使其然只是公子孑然一身又沒盤纏怎能勾裝載回去公子道意欲求本處官府設法不知可肯和尚笑道公子差矣常言道官情如紙薄總然極厚相知到得死後也還未可必何況素無相識却做恁般癡想李承祖道如此便怎麼好和尚沈吟半晌乃道不緊我不有個道理在此明日將骸骨盛在一件家火之內待我負着慢慢一路抄化至京可不是好處李承祖道吾師若肯用情生死箇恩不

淺和尚道我蒙老爺識拔之恩少效夫馬之勞何足掛齒
到了次日和尚向鄰家化了一隻破竹籠兩條索子又借
柄鋤頭又買了幾陌紙錢鎖上庵門引李承祖前去約有
數里之程也是一個村落一發沒個人烟直到土牆邊放
下竹籠李承祖就哭啼起來和尚將紙錢焚化拜祝一番
運起鋤頭掘開泥土露出一堆白骨從腳上遂節兒收置
籠中掩上籠蓋將索子繫上細竿和尚負在背上李承祖
搥了鋤頭回至菴中和尚收拾衣鉢被窩打個包兒做成
一擔尋根竹子挑出菴門把鋤頭還了又與各鄰家作別
央他看守二人離了此處隨路抄化盤纏儘是有餘不則
一日已至保安村李承祖想念那老嫗的恩義徑來謝別
誰知那老嫗自從李承祖去後日夕掛懷染成病症一命

歸泉有幾個親戚與他備辦後事送出郊外燒化久矣李
承祖問知鄰里望空遙拜痛哭一場方纔上路共行了三
個多月方達京都離城尚有十里之遠見旁邊有個酒店
和尚道公子且在此少歇齊入店中將竹籠放手卓上對
李承祖說道本該送公子到府向靈前叩個頭兒總是只
是我原係軍人雖則出家終有人認得倘被拿詐逃軍便
難脫身只得要在此告別異日再圖相會李承祖垂淚道
吾師言雖有理但承大德到我家中或可少盡今在此處
無以爲報如之奈何和尚道何出此言此行一則感老爺
昔日恩誼二則見公子窮途孤弱故護送前來那個貪圖
你的財物正說間酒保將過酒肴和尚先擺在竹籠前祭
奠一連叩了四五個頭起來又與李承祖拜別兩下各各

流淚飲了數杯，算還酒錢，又將錢雇個生口，與李承祖乘坐，把竹籠教脚夫背了，自己也背上包裹，齊出店門，洒泪而別，有詩爲證。

欲收父骨走風塵

千里孤窮一病身

老嫗周旋僧作伴

皇天不負孝心人

話分兩頭，却說苗全自從撇了李承祖，雇着生口趕到家，中只說已至戰場，無處尋覓骸骨，小官人患病身亡，因少了盤纏，不能帶回，就埋在彼，暗將真信透與焦氏，那時玉英姊妹一來思念父親，二來被焦氏日夕打罵，不勝苦楚，又聞了這個消息，愈加悲傷，焦氏也假意啼哭一番，那童僕們見家主陣亡，小官人又死，各尋旺處飛去，單剩得苗全夫妻和兩個養娘，門庭冷如冰炭，焦氏恨不得一口

氣吹大了，亞奴襲了官職，依然熱鬧，又聞得兵科給事中上疏奏請優卹陣亡將士，聖旨下在兵部查覆，焦氏多將金銀與焦榕到部中上下使用，要謀陞個指揮之職，那焦榕平日與人幹辦，打慣了偏手，就是妹子也說不得，也要下隻手兒，一日焦榕走來回覆妹子說話，焦氏安排酒肴款待，元來他兄妹都與酒囊同年，喫殺不醉的，從午後喫起，直至申牌時分，酒已將竭，還不肯止，又教苗全去買酒，苗全提個酒餅走出大門，剛欲跨下堦頭，遠遠望見一騎生口上坐一個小廝，却是小主人李承祖，喫這驚不小，暗道：元來這冤家還在，撥轉身跑入裡邊，悄悄報知焦氏，焦氏卽與焦榕商議停當，教苗全出後門去買砒霜，二人依舊坐着飲酒，等候李承祖進來，不題，且說李承祖到了

自家門首跳下生口趕腳的背着竹籠跟將進來直至堂中靜悄悄並不見一人。心內傷感道：「爹爹死了，就弄得這般冷落，教趕腳的把竹籠供在靈座上，打發自去。」李承祖向靈前叩拜，轉着去時的苦楚，不覺淚如泉湧，哭倒在拜臺之上。焦氏聽得哭聲，假意教了頭出來觀看。那了頭跑至堂中，見是李承祖，驚得魂不附體，帶脚而奔，報道：「奶奶公子的魂靈來家了。」焦氏照面一口涎沫道：「啞，青天白日，這樣亂說了頭道。」見在靈前啼哭，奶奶若不信，一同去看。焦榕也假意說道：「不信有這般奇事。」一齊走出外邊。李承祖看見帶着眼淚，向前拜見。焦榕扶住道：「途路風霜，不要拜了。」焦氏掙下幾點眼淚，說道：「苗全回來，說你有不好的信息，日夜想念，懊悔當初教你出去，今幸無事，萬千之喜。」

了只是可曾尋得骸骨？」李承祖指着竹籠道：「這個裡邊就是焦氏捧着竹籠便哭起天來。玉英姊妹已是知得李承祖無恙，又驚又喜，奔至堂前，四個男女抱做一團而哭。哭了一回，玉英道：「苗全說你已死，怎地却又活了？」李承祖將途中染病，苗全不容暫停，直至遇見和尚送歸始末，一一道出。焦榕怒道：「苗全這奴才，恁般可惡，待我送他到官，活活敲死，與賢甥出氣。」李承祖道：「若得舅舅主張，可知好麼？」焦氏道：「你途中辛苦了，且進去喫些酒飯，將息身子。」遂都入後邊。焦榕扯李承祖坐下，玉英姊妹自避過一邊。焦榕一面教了頭把酒去熱，自己覓到後門首，恰好苗全已在那里等候。焦氏接了藥，分付他停一回進來。焦氏到厨下，將了髮使開，把藥傾入壺內，依原走來坐下。少頃了頭將

酒斃湯得飛滾，拿至卓邊。焦榕取過一隻茶甌，滿斟一杯，遞與承祖道。賢甥借花獻佛，權當與你洗塵。承祖道多謝。舅舅按過手放下，也要斟一杯回敬。焦榕又拿起，直推至口邊道：「我們飲得多了，這壺中所存有限，你且乘熱飲一杯。」李承祖不知好歹，骨都都飲個乾淨。焦榕又斟過一杯道：「小年人家，須要飲個雙杯。」又推到口邊。那李承祖因是尊長相勸，不敢推托，又飲乾了。焦榕再把壺斟時，只有小半杯，一發勸李承祖飲了。那酒不飲也罷，纔到腹中，便覺難過，連叫肚痛。焦氏道：「想是路上觸了臭氣了。」李承祖道：「也不曾觸甚臭氣。」焦氏道：「或者三不知，那里覺得須臾間，藥性發作，猶如鋼鎗攢刺，烈火焚燒，疼痛難忍，叫聲痛死我也。」跌倒在地。焦榕假驚道：「好端端地，為何痛得恁般利。」

害焦氏道：「一定是絞腸痧了，急救了。」頭扶至玉英床上，睡下，亂擲亂跌，只叫難過。慌得玉英姊妹手足無措，那里核得他住。不消半個時辰，五臟迸裂，七竅流紅。太叫一聲命歸泉府。旁邊就哭殺了玉英姊妹。喜殺了焦氏婆娘，也假哭幾聲。焦榕道：「看這模樣，必是觸犯了神道的，被喪煞打了。如今幸喜已到家裡還好，只是占了甥女臥房，不當穩便。」就今夜驗過，省得他們害怕。焦氏便去取些銀錢，那時苗全已轉進前門，打探聽得裡邊哭聲鼎沸，量來已是完帳。徑走入來，焦氏恰好看見，把銀遞與苗全，急忙去買下一具棺木，又買兩壺酒，與苗全喫，一醉，先把棺木放在一門廂房裡。然後揜拳裸屍，跨入房中，教玉英姊妹走開，向床上翻那尸首，也不揩抹去血污，也不換件衣服，伸

着雙手便抱起來一則那廝有些癡方二則又趁着酒興三則十數歲孩子原不甚重輕輕托在兩臂一直到廟房內盛殮玉英姊妹隨後哭泣誰知苗全落了銀子買不了棺木尸首放下去兩隻腿露出了五六寸只得將腿兒豎起却又頂將了棺蓋苗全扯來拽去沒做理會玉英姊妹看了只個光景越發哭得慘傷焦氏沉吟半晌心生一計把玉英姊妹并了頭都打發出外掩上門兒教苗全將尸首拖在地上提起斧頭砍下兩隻小腿橫在頭下倒好做個枕兒收拾停當釘上棺蓋開門出來焦裕自回家去玉英覷見棺已釘好暗想道適來放不下如何打發我姊妹出來了便能釘上棺蓋難道他們有甚法術把棺木化大了尸首縮小了好生委決不下過了兩日焦氏備起衣食

棺槨將丈夫骸骨重新殮過擇日安葬祖營恰好優恤的覆本已下李雄止贈忠勇將軍不准陞襲指揮焦氏用費若干銀兩空自送在水裡到了安葬之日親隣齊來相送李承祖也就埋在墳側偶有人問及只說路上得了病症到家便亡那親戚都不是切己之事那個去查他細底可憐李承祖沙場內倒門闔得性命家庭中反斷送了殘生正是

非故翻如故

宜親却不親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常言道痛定思痛李承祖死時玉英慌張慌智不暇致詳到墓後漸漸想出差惑來他道如何不前不後恰恰裡到家便死不信有恁般蹊巧况兼口鼻中又都出血且又不

棟個時辰也不收拾個乾淨，棺木小了也不另換，映了我們轉身不知怎地胡亂送入裡面，那苗全應說要送他到官，今半旬不題。比前反覺親密，顯係是母親指使他的，看起那般做作，我兄弟這死必定蹊蹺，心中雖則明白，然亦無可奈何，只索付之涕泣而已。那焦氏謀殺了李承祖之後，却又想道：這小殺才已除，那一個小賤人，日常雖受了些磨折，也只算與他拂養，須是教他大大喫些苦楚，方不敢把我輕覷。自此日逐尋頭討腦，動輒便是一頓皮鞭，打得體無完膚，却又不許啼哭，若還則一則聲，又重新打起，每日止給兩食稀湯薄粥，如做少了生活，打罵不消再說。連這稀湯薄粥也沒有得喫了，身上的好衣服盡都剝去，將了頭們的舊衣舊裳換與穿，着臘封天氣，也只得三四

層單衣，背上披一件舊綿絮，夜間止有一條藁薦，一條破破單，遮蓋寒冷難熬，如蛆虫般攪做一團苦楚，不能盡述。玉英姊妹捱忍不過，幾遍要尋死路，却又指望還有個好日，捨不得性命，互相勸解，真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看看過了殘歲，又是新年，玉英已是十二歲了。那年二月間，正德爺晏駕，嘉靖爺嗣統，下詔遍選嬪妃，府司着令民間挨家呈報，如有隱匿，罪坐鄰里。那焦氏的鄰家平日曉得玉英才貌兼美，將名具報本府。一張上選的黃紙帖在門上，那時焦氏就打張了做皇親國戚的念頭，掉過臉來，將玉英百般奉承，通身換了綾羅錦繡，肥甘美味，與他調養。又將銀兩教焦榕到禮部使用，那玉英雖經了許多磨折，到底骨格猶存，將息數目面容頓改，又兼穿起華麗衣服。

便似畫圖中人物，府司選到無數女子，推他爲第一，備文齊送到禮部選擇。禮部官見了玉英，這個容儀已是萬分好了，但只年紀幼小，恐不諳侍。御發回寧家，那焦氏因用了許多銀錢，不能勾中選，心中懊悔氣惱，原翻過向日嘴臉，好衣服也剝去了，好飲食也沒得喫了，打罵也更覺勤了。常言說得好，坐喫山空，立喫地陷。當初李雄家業原不甚大，自從陣亡後，焦氏單單算計這幾個小兒女，那個思想去營運，一窩子坐食，能勾幾時？况兼爲封蔭選妃二事，又用空了好些日，漸日深，看看弄得罄盡，兩個丫頭也賣來，完在肚裡。那時沒處出豁，只得將住房變賣，誰知苗全這廝見家中敗落，亞奴年紀正小，囊職日子尙遠，料想目前沒甚好處，趁焦氏賣得房價，夜間攬入臥房，偷了銀

兩，領着老婆逃往遠方，愛用去了。到次早，焦氏方纔覺得這股悶氣，無處發洩，又遷怒到玉英姊妹，說道：「如何不醒睡，却被他偷了東西去？」又都奉承一頓皮鞭，一面教焦榕告官緝押。過了兩月，那里有個踪跡。此時買主又來催促出房，無可奈何，與焦榕商議，要把玉英出脫。焦榕道：「玉英這個模樣兒，慢慢的覓個好主，怕道不是一大注銀子。如今急切裡尋人，能值得多少？不若先把小的胡亂賣一個來使用。」焦氏依了焦榕，便把桃英賣與一個豪富人家爲婢，姊妹分別之時，你我不忍分捨，好不慄傷。焦氏賃了一處小房，擇日遷居。玉英想起祖父累世安居，一宅一業，諸他人不勝傷感，走出堂前，擡頭看見梁間燕子，補綴舊壘，傍邊又營一個新巢，暗嘆道：「這燕兒是個禽鳥，秋去春來，



倒還有歸巢之日，我李玉英今日離了此房，自沒個再來之期了。撫景傷心，托物喻意，乃作別詩一首，詩云：

新巢泥落舊巢空

塵半疎簾欲掩遲

愁對晚喃終一別

畫堂依舊主人非

死來焦氏要依傍，焦裕却搬在他側邊。小巷中相去只有半箭之遠，間壁乃是貴家的花園，那房屋並得兩間，諸色不使，要桶水兒，直要到鄰家去汲。那焦氏平日受用慣的，自去不成，少不得通在玉英月英兩個身上，姊妹此時也難顧羞耻，只得出頭露面，又過了幾時，桃英的身價漸漸又將模完。一日傍晚，焦氏引着亞奴在門首閒立，見一個乞丐女兒，止有十數歲，在街上求討，聲音叫得十分慘傷。有個鄰家老嫗對他說道：「這般時候，那個肯捨，不時回去。」

罷那叫化女兒哭道：「奶奶，你那裏曉得我的苦楚？我家老的限制每日要討五十文錢，若小了一文，便打個臭死，夜飯也不與我喫，又要我在明日補足。如今還少六七文，怎敢回去？那老嫗聽說得苦惱，就捨了兩文，旁邊的人見老嫗捨了，一時助興，你一文我一文，登時到有十數文。那叫化女兒千恩萬謝，轉身去了。焦氏聽了這片言語，那知友搬動了個貪念，想道：「這個小化子，一日倒討得許多錢，我家月英那賤人，面貌又不十分標致，賣與人，也直得有限，何不教他也做這棒道路，倒是個永遠利息。正在沉吟，恰好月英打水回來，焦氏道：「小賤人，你可見那叫化子的頭麼？他年紀比你還小，每日倒趨五寸文錢，你可有處尋得三文五文，月英道：「他是個乞丐，千爺爺萬奶奶叫來的孩

兒怎比得他。焦氏喝道：你比他有些甚麼羞，明日爲始也要出去尋五十文。一日若少一文，便打下你下半截來。玉英姊妹見說，要他求乞，驚得他面面相覷，滿眼垂泪。一齊跪下說道：母親，我家世代爲官，多有人認得，也要存個體面。若教出去求乞，豈不辱抹門風，被人耻笑？焦氏道：現今飯也沒有得喫了，還要甚麼體面，怕甚麼耻笑？月英又苦告道：任憑母親打死了，我決不去的。焦氏怒道：你這賤人，恁般不聽教訓，先打個樣兒與你嘗嘗，即去尋了一塊木柴，揪過來，沒頭沒腦亂敲。月英疼痛難忍，只得叫道：母親，饒恕則個，待我明日去便了。焦氏放下月英，向玉英道：不教你去，是我的好情了。反來放屁阻撓，拖腳在地也喫一頓木柴。到次早，即趕逐月英出門求乞。月英無奈，忍耻依

隨自此日，逐沿街抄化。若足了這五十文，還沒得開口，些兒欠缺，便打個半死。光陰如箭，不覺玉英年已一十六歲。時值三月初旬，焦裕五十壽誕，焦氏引着亞奴同往祝壽。月英自向街坊化去，止留玉英看家。玉英讓焦氏去後，掩上門兒，走入裡邊，手中指着針指，思想道：爹爹當年生我姊妹，猶如掌上之珠，熱氣何曾嘗呵！一日誰道遇着這個繼母，受萬般凌辱，兄弟被他謀死，妹子爲奴爲馬，一個家業弄得瓦解冰消，倫落到恁樣地位，真個草菅不如，尙不知去後，還是怎地結果。又想道：在世料無好處，不如早死爲幸。越他今日不在家，何不尋個自盡，也省了些打罵之苦。却又想道：我今年已十六歲了，再忍耐幾時，少不得嫁個丈夫，或者有個出頭日子，豈可往送這條性命？把

那前後苦楚事想了又哭，哭了又想，直哭得個有氣無力，沒情沒緒，放下針指，走至庭中，望見間壁園內紅稀綠暗，燕語鶯啼，遊絲斜裊，榆莢亂墜，看了這般景色，觸目感懷，遂吟送春詩一首，詩云：

柴扉寂寞鎖殘春

滿地榆錢不療貧

雲鬢衣裳半泥土

野花何事獨撩人

玉英吟罷，又想到自爹爹亡後，終日被燕母磨難，將那吟咏之情，久已付之流水，自移居時作了別，繼詩，倏忽又輕年許，時光迅速如此，嗟嘆了一回，又恐悞了女工，急走入來，趨趕見桌上有個帖兒，便是焦裕請妹子喫壽酒，的玉英在後邊裁下兩摺壽詩，出筆硯，將兩首詩錄出，細細展玩，又嘆口氣道：古來多少聰明女子，或其姊妹賡酬，或是夫

燕經



妻唱和，成千秋佳話，偏我李玉英，命薄埋沒至此，豈不可惜可悲，又傷感多時，愈覺無聊，將那紙左摺右摺，隨手摺成個方勝兒，藏于枕邊，却將所做針指，怏怏的趕完，看看天色傍晚，剛是月英到家，焦氏恰好撞着，見他泪痕未乾，便道：那個難爲了你，又在家做妖勢，玉英不敢回答，將做下女工，與他點着，月英也把錢交過，收拾些粥湯喫了，又做半夜生活，方纔睡臥，到了明日，焦氏見桌上擺着筆硯，檢起那帖兒，後邊已去了幾摺，疑惑，玉英寫他的不好處，問道：你昨日寫的是何事，快把來我看，玉英道：偶然寫首詩兒，沒甚別事，焦氏嚷道：可是寫情書約漢子，壞我的帖兒，玉英被這兩句話，羞得徹耳根通紅，焦氏見他臉漲紅了，只道真有私情勾當，逼他拿出這紙來，又見摺着

方勝一發道是真了尋根棒子指着玉英道你這賤人恁般大膽我剛不在家便寫情書約漢子快些實說是那個有情幾時了玉英哭道那裡說起却將無影醜事來翫體可不屈殺了人焦氏怒道賊證現在還要口硬提起棒子沒頭沒腦亂打打得玉英無處躲閃掙脫了往門首便跑焦氏道想是要去叫漢子相帮打我麼隨後來趕不想絆上一交正磕在一塊磚上磕碎了頭腦鮮血滿面嚷道打得我好只教你不要慌月英上前扶起又要趕來到虧亞奴緊緊扯住道娘饒了姐姐罷那婆娘恐帶跌了兒子只得立往脚百般辱罵玉英閉在門旁啼哭那鄰家每日聽得焦氏凌虐這兩個女兒今日又聽得打得利害都在門首議論恰好焦榕撞來推門進去那婆娘一見焦榕便嚷

道來得好玉英這賤人偷了漢子反把我打得如此模樣焦榕看見他滿面是血信以為實不問情由搶過焦氏手中棒子趕近前將玉英揪過來便打那鄰家抱不平齊走來說道一個十五六歲女子家纔打得一頓大棒不指望你來勸解反又去打他就是做母舅的也沒有打甥女之理焦榕自覺乏趣撇下棒子徑自去了那鄰家又說道也不見這等人家無一日不打罵這兩個女兒如今一發連母舅都來助興了看起來這兩個女子也難存活又一個道若死了我們就具個公呈不怕那姓焦的不償命焦氏一句句聽見鄰家發作只得住口喝月英住大門自去揩抹血污依舊打發身英出去求乞玉英哭了一回忍着疼痛原入裡邊去做針指那焦氏恨聲不絕到了晚間吞

聲飲泣想道人生百歲，摠是一死，何苦受恁般屈辱打罵。等至焦氏熟睡，悄悄抽身起來，扯下腳帶，懸梁高掛，也是命不該絕，這到虧了晚母不去料理他身上，不但衣衫縵縵不堪，就是這腳帶不知纏過多少年頭，因所以玉英總一用力就斷了。剛剛上吊撲通的跌下地來，驚覺月英身邊不見了阿姐，情知必是這條死路，叫聲不好了，急跳起身，救醒轉來，兀自嗚嗚而哭。那焦氏也不起身，反罵道：「這賤人，你把死來詐我麼？且到明日與你理會。」至次早分付月英在家看守，叫亞奴引着到焦裕家裡，將昨日鄰家說的話，并夜來玉英上吊事說與又道：「倘然死了，反來連累着，你不如先送到官，除了這個根罷。」焦裕道：「擺布他，也不難。那錦衣衛堂上昔年曾替他打幹，與我極是相契，你家

又是徇籍，竟送他到官。這個衙門誰個敢來放屁，喘大喜，便教焦裕央人寫下狀詞，說玉英奸淫忤逆，將那兩首詩做個執證。一齊至錦衣衛衙門前，焦裕與衙門中人都是厮熟的，先央進去，道知其意，少頃升堂，准了焦氏狀詞。差四個校尉前去，拘拿玉英到來。那問官聽了一面之詞，不論曲直，便動刑具。玉英再三折辯，那里肯聽，可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擬成剛罪，發下獄中。兩個禁子扶出衙門，正遇月英妹子元來，月英見校尉拿去阿姐，嚇得魂飛魄散，急忙鎖上門兒，隨後跟來打探望，見禁子扶了出來。月英正要鑽，趕過去問，只見旁邊轉過焦氏，一把扯開道：「你這賤人家裡也不顧了，來此做甚？」月英見了焦氏，猶如老鼠見猫，膽喪心驚，不敢不跟着他，走到家，又打勾半死，恨道：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你下次若又私地去看，這賤人查訪着實，好歹也送你到這所在。去月英口雖答應，終是同胞情分，割捨不下。過了兩三日，多來乞得而十文錢，悄悄地送到監門口來探望。不題。再說玉英下到獄中，那禁子頭見他生得標致，懷個不良之念，假慈悲，照顧他，伴在一個好房頭，又將些飲食調養。玉英認做好人，感激不盡，叮囑他有個妹子月英，定然來着，千萬放他進來，相見一面。那禁子緊緊記在心上。至第四日午後，月英到監門口，道出姓名。那禁子流水開門，引見玉英，兩下悲號，自不必說。漸至天晚，只得分別。自此月英不時進監看視，不在話下。且說那禁子貪愛玉英容貌，眠思夢想，要去姦他。一來耳目衆多，無處下手。二則恐玉英不從，喊叫起來，壞了好事。提空就走去，說長問短。

把幾句風話撩撥，玉英是聰明女，看見話兒說得蹊蹺，已明白是個不良之人，留心提防，便不十分招架。一日正在檻上閑坐，忽見那禁子輕手輕腳走來，低聲啞氣笑嘻嘻的說道：「小娘子，可曉得我一向照顧你的意思麼？」玉英知其來意，卽立起身道：「奴家不曉得是甚意思。」那禁子又笑道：「小娘子是個伶俐人，難道不曉得，便向前攬抱。」玉英着了急，亂喊殺，人那禁子見不是話頭，急忙轉身。內說道：「你不從我麼？」今就與你個辣手。玉英聽了這話，搥胸跌腳的號哭，驚得監中人俱來觀看。玉英將那禁子謝戲情由，告訴衆人。內中有幾個抱不平的，叫過那禁子說道：「你強姦犯婦，也有若大的罪名，今後依舊照顧他，萬事干休。倘有此兒差錯，我衆人連名出首，但憑你去計較。」那禁子

情虧理虛滿口應承陪告不是下次再不敢去惹他正是
羊肉餒頭沒得喫 空教惹得一身羶

玉英在獄不覺又經兩月有餘已是六月初旬元來每歲
夏間在朝廷例有寬恤之典差太監審錄各衙門未經發
落之事凡事枉人冤許諸人陳奏比及六月初旬玉英聞
得這個消息想起一家骨肉俱被篤民陷害此番若不伸
冤再無昭雪之日矣遂草起辨冤奏章將合家受冤始末
細細詳述教月英實奏其奏云

臣聞先正有云五刑以不孝爲先四德以無義爲耻故
竇氏殺堯雲華墜井是皆畢命於綱常流芳於後世也
臣父錦衣衛千戶李雄先娶臣母生臣姊妹三人及弟
李承祖不幸喪母之日臣等俱在孩提父母見憐仍娶

繼母焦氏無養臣父於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陝
西反賊陣亡天禍臣家流移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禰
姊妹伶仃子無依倚標梅已過紅蕖無憑有送春詩一

絕云又有別燕詩一絕云是皆有感而言情非
得已奈母氏不察臣衷疑爲外遇逼舅焦榕挈送錦衣
衛丞臣姦淫不孝等情問官昧臣事理坐臣極刑臣女

流難辨俯首聽從蓋不敢逆繼母之情以重不孝之罪
也適蒙 聖恩熟審凡事枉人冤許諸人陳奏欽此欽
遵故臣不禁生樂生之心以冀超脫臣父本武人頗知

典籍且雖姦婦幸領遺教臣繼母年二十有弟並奴生
方週歲母圖親兒陰襲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
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陷之死地以圖已

私幸賴天佑，父靈抱骨以歸。前許不成，仍將臣弟毒藥身死，支解棄理。又將臣妹李桃英賣爲人婢，李月英屏去衣食，沿街抄化。今將臣誣陷前情，臣設有不才，四鄰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某人，祇憑數句之語，望空捉影，以陷臣罪。且臣之死固當矣，十歲之弟有何罪乎？數歲之妹有何辜乎？臣母之過，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死不足惜，恐天下後世之爲繼母者，得以肆其奸妬而無忌也。伏望陛下俯察臣心，將臣所奏付諸有司，先將臣速斬，以快母氏之心。次將臣詩委勘，有無事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之生平獲雪，而臣父之靈亦有感於地下矣。

這一篇章疏奏上，天子重瞳親照，憐其冤抑，削下聖

旨着三法司嚴加鞫審。三法司官不敢怠慢，會同拘到一千人犯，連桃英也喚至官堂。逐一細問，焦氏焦榕初時抵賴，動起刑法，臣纔吐露真情。與玉英所奏無異，勘得焦氏叛夫殺子，逆學亂倫，與無故殺子孫輕律不同，宜加重刑，以爲繼母之戒。焦榕通同謀命，亦應抵償。玉英月英亞奴發落寧家，又令變賣焦榕家產贖回桃英，覆本奏聞。請旨聖天子怒其荒惡，連亞奴俱勅即日處斬。玉英又上疏懇言亞奴尙在襁褓，無所知識，且係李氏一綫不絕之嗣，乞賜矜宥。天子准其所奏，詔下刑部止將焦榕焦氏二人綁付法場，即日雙雙受刑。亞奴終身不許襲職，另擇嫡枝次房承蔭，以繼李雄之嗣。玉英月英桃英俱擇士人配嫁。至今列女傳中載有李月英辨冤奏本，又爲云讚。

李氏玉英

父死家傾

送春別

母疑外情

置之重獄

險羅非

陳情一疏

冤滯始明

後人又有詩嘆云

珠心晚母曲如鉤

只為親兒起毒謀

言體天不怒其京悲也聖成身誠願日與神玉英又士節
列錄著家寒又今變賣其社家或與國封英買本表關前
抵以益繼母之疑者謂其英命亦誠非負玉英其英也
其英夫對新道再與與英對英于新變會不同宜賦重
一于入外野游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
言書三表其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其英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貪花費盡採花心

身損精神德損陰

勸汝遇花休浪採

佛門第一戒邪淫

話說南宋時江州有一秀才姓潘名遇父親潘朗曾做長
沙太守高致在家潘遇已中過省元別了父親買舟往臨
安會試前一夜父親夢見鼓樂旗彩送一狀元扁額進門
扁上正註潘遇姓名早起喚兒子說知潘遇大喜以為春
闈首捷無疑一路去高歌暢飲情懷開發不一日到了臨
安尋覓不處到一個小小人家主翁相迎問相公可姓潘
麼潘遇道然也足下何以知之主翁道夜來夢見土地公
公說道今科狀元姓潘明日午時到此你可小心迎接相